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補遺卷二十七 二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監生臣史殿榮

文選補遺卷二十七

元　陳仁子　輯

序

戰國策序

劉向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揉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

國别者略以時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筴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

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恩德其上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

恥小國得其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没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埶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埶不行仲尼既没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為侯王詐譎之

國興立為強是以轉相倣效後生師之遂相吞滅并大
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
婦離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
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貪饕無恥競進無
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
勝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
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
守其國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

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横短長之説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横横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儐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埶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横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横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

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書阬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

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埶而為資據時而為（脫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埶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孟子題辭

趙岐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

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游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

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化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髙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

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

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説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阬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絶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

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於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摭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内十有餘年心劬形

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温故知新
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
困苔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以
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
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緼奥難見宜在條理之
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
别其指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
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

者見其違闕儳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公羊傳序

何休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醲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

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穀梁傳序

范甯

昔周道衰陵乾綱絶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弒逆簒盜

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為之愆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之疵厲(又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絶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

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乃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已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兹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戒拯頹綱以

繼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襃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絶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襃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

幣為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
公羊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
為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
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
子糾為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
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
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强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為主
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

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絶擇善靡從庸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絶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壞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

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没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回軫頓駕于吴乃師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説昊天不弔太山其頽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

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下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没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論語序

何晏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

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馬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

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觧光禄大夫關内侯臣孫邕光禄大夫臣鄭沖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都尉關内侯臣何晏等上

蘭亭詩序　徐師川云蘇端明嘗言魯直雜文專法蘭亭遯齋閑覽云余李父虛中云王右

軍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春言秋景以此不入選余亦謂絲竹管絃語亦重復

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韻語陽秋云上巳於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謂之祓禊禊者潔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晉束晳傳武帝問三日曲水之義晳曰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汎酒逸詩云羽觴隨波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

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選謝叔源詩惠風蕩繁囿註謂春風施惠萬物也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託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已快然自得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

每觀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莊子齊物論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叙時人録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斯文

陶淵明集序愚曰昭明此序齊梁習氣已見毫端特其深知淵明差為可取至若貶駁閑情一賦東坡云此乃小兒強作解事亦識趣之未超耳

昭明太子

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忮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徳之至莫踰於道親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弔之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氷愚夫

貪士競之若洩尾閭玉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蒯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垂釣於濠伯成躬耕於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譬彼鴛雛豈競鳶鴟之肉猶斯雜縣寧勞文仲之牲至于子常甯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驂乘禍起於負芒饕餮之徒其流甚衆唐堯四海之主而有汾陽之心子晉天下之儲而有

洛濵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況於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釐而謁帝或披褐而負薪鼓楫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於衆事寄衆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迹者也其文章不羣辭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

志與道汙隆孰能如此乎余愛嗜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為區目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楊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揺其筆端惜哉亡是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于録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袪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禄可辭不必傍游泰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也

說

籍田說

曹植

春耕于籍田郎中令侍寡人焉顧而謂之曰昔者神農氏始嘗萬草教民種植今寡人之興此田將欲以擬乎治國非徒娛耳目而已也夫營疇萬畝厥田上下經以大陌帶以橫阡此亦寡人之封疆也日殄沒而歸館晨未昕而即野此亦寡人之先下也菽藋特疇禾黍異田此寡人之理政也及其息也涌庇重陰懷有虞撫素琴

此亦寡人之所親賢也茅蔡臭蔚棄之遠壇此亦寡人之所遠使也若年豐歲登果茂菜滋則臣僕小大咸取驗焉又曰封人有能以輕鑿脩鉤去樹之蝎者樹得以茂繁中舍人曰不識天下者亦有蝎者乎寡人告之曰昔三苗共工鯀驩兜非堯之蝎與問曰諸侯之國亦有蝎乎寡人告之曰齊之諸田晉之六卿魯之三桓非諸侯之蝎與然三國無輕鑿脩鉤之任終於齊簒魯弱晉國以分不亦痛乎曰不識為君子者亦有蝎乎寡人告

之曰固有之也富而慢貴而驕殘仁賊義甘財悅色此亦君子之蝎也天子勤耘以牧一國大夫勤耘以收世禄君子勤耘以顯令德夫農者始於種終於穫澤既時矣苗既美矣棄而不耘則改為荒疇蓋豐年者期於必收譬修道者亦期於没世

髑髏說

曹植

曹子遊乎陂塘之濵步乎蓁穢之藪蕭條潛虚經幽踐

阻顧見髑髏塊然獨居於是伏軾而問之曰子將結纓首劒殉國君乎將被堅執銳斃三軍乎將嬰茲固疾命隕傾乎將壽終數極歸幽冥乎叩遺骸而歎息哀白骨之無靈慕莊周之適楚儻託夢以通情於是伻若有來怳若有存影見容隱厲聲而言曰子何國之君子乎既枉輿駕閔其枯朽不惜咳唾之音而慰以若言子則辯於辭矣然未達幽冥之情死生之說也夫死之為言歸也歸也者歸於道也道也者身以無形為主故能與化

推移陰陽不能更四時不能虧是故洞於纎微之域通於怳惚之庭望之不見其象聽之不聞其聲挹之不充注之不盈吹之不凋嘘之不榮激之不流凝之不渟寥落冥漠與道相拘偃然長寢樂莫是踰曹子曰余將請之上帝求諸神靈使司命輟籍反子骸形於是髑髏長呻廓然嘆曰甚矣何子之難語也太素氏不仁勞我以形苦我以生今也幸變而之死是反吾真也何子之好勞而我之好逸乎余將歸於太虛於是言卒絶響神光

霧除頗將旋軫乃命僕夫拂以玄塵覆以縞巾爰將藏彼路濱覆以丹土翳以綠榛夫存亡之異世乃宣尼之所陳何神憑之虛對云死生之必均

文選補遺卷二十七

# 文選補遺卷二十八

元 陳仁子 輯

## 離騷

淮南王安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之中以浮游於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晦菴朱氏曰按周禮大師掌六詩以教國子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而毛詩大序謂之六義蓋古今聲詩條理無出此者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詞雅則朝會宴享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其所以分者皆以其篇章節奏之異而別之也賦則直陳其事比則取物為比興則託

物興詞其所以分者又以其屬辭命意之不同而別之也誦詩者先辨乎此則三百篇者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矣不特詩也楚人之詞亦以是而求之則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游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其叙事陳情感今懷古以不忘乎君臣之義者變雅之類也至於語昏寘而越禮攄怨憤而失中則又風雅之再變矣其語祀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而其變也又有甚焉其為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也比則香草惡物之類也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然詩人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要必辨此○愚曰人臣事君其心有不見知則必假言以鳴凡文一也雖然北門承蕳之作辭簡而優柔離騷之作辭多而激直此人心世道所以不同

九章

晦菴曰屈原既放思君念國隨事感觸輒形於聲後人輯之得其九章合為一卷非必出於一時董子有言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嗚呼豈獨春秋也哉〇又曰屈子初放猶未嘗有奮然自絕之意故九歌天問遠遊卜居以及此卷惜誦涉江哀郢諸篇皆無一語以及自沈之事而其詞氣雍容整雅尚無以異於平日若九歌則含意悽惋繾綣低徊所以自媚於其君者尤為深厚騷經漁父懷沙雖有彭咸江魚死不可讓之說然猶未有決然之計也是以其詞雖切而猶未失其常度抽思以下死期漸迫至惜往日悲回風則其身已臨沅湘之淵而命在晷刻矣顧恐小人蔽君之罪闇而不章不得以為後世深切著明之戒故忍死以畢其詞焉計其出於瞀亂煩惑之際而其傾輸罄竭又不欲使吾長逝之後

冥漠之中胄次介然有毫髮之不盡則固宜有不暇擇其詞之精粗而悉叶之者矣故原之作其志之切而詞之哀蓋未有甚於此數篇者讀者其深味之真可為慟哭而流涕也○愚按昭明太子文選九章止載涉江一首而八篇尚缺今刊于此

## 屈原

晦菴朱氏曰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詞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

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錢文子離騷集傳序詩載十五國風徽若檜逺若秦悉具録之而楚以大國近在江漢間良卿良臣交政中國亦當彬彬見於文辭而於詩無傳焉至屈原賦離騷忼慨感憤逺遊放言而劉安司馬遷揚雄之徒深味其辭以為同於風雅至祖述其後者遂尊之以為經古者詩有六義唯風雅頌以名其篇而賦與比興迭行其間無定體至離騷之作則自其生而長長而仕仕而不得志不得志而不得去終始本末實敘言之而賦之體具矣騷猶擾也自傷離此擾擾以名其賦也漢王逸以離為别騷為愁經為徑既失其旨而梁蕭統選又乃特名之以騷彼徒習其讀不得其義又為畏之不敢以齒諸賦則遂撫其目而名之夫關雎鵲巢不繫曰詩

而夫人知其為詩離騷不繫曰賦而王逸蕭統遂不知其為賦不亦異哉且士懷材不用於世其進退固有道矣歷觀諸詩若考槃則不仕者也若黃鳥則欲仕而決去者也若羔裘則既仕而去之者也至於小明則以畏罪而不敢去北門則以遇患而不能去柏舟則以兄弟之恩而不可去彼固各當於義也若屈原出於三閭為懷王左徒王始見知而終不用則亦已矣而負其行能不忍湮沒鬱邑歔欷發於詞華怨靈脩之浩蕩惡衆女之謠諑怪虙妃娀女之深藏而傷椒蘭揭車之變化問之女嬃愬之重華占之靈氛質之巫咸欲去而不能去卒於被讒放逐自沈汨羅是以後之君子哀其忠惜其死遐想其英靈雖千載而猶在也予來長沙訪原遺迹邈不可見而土人獨以原死之日共作綵舟競渡

湘水追尋荊楚之故事因取離騷命兒子臬之稍加讎正且采集舊註以傳於楚人蓋原之博物似子產寓言似莊周殺身似比干而離騷之文則遂為詞賦之祖云○愚曰孔子論三仁蓋各得其本心者也雖然以原較比干均死也比干之忠不免商王有殺諫臣之名屈原之賢尚免懷王有殺宗臣之惡當原被讒放逐既不懼箕子因奴之禍又不忍致微子去國之心行吟澤畔欲為比干又不欲其主為下受惡懷沙自投清風烈烈直與三子爭光百世之

上雖曰仁可也

惜誦 此篇全用賦體無他寄託其言明切最為易曉而其言作忠造怨遭讒畏罪之意曲盡彼此情狀為君臣者皆不可不察○並晦菴音註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叶音征○惜者愛而不忍之意誦言也致極也愍憂也憤懣也抒挹而出之也所者誓詞猶所謂所不與舅氏同心所不與崔慶者之類也蒼天之色也正平也猶言有如白水有如上帝之類言始者愛惜其言忍而不發以至極其憂愍之心至於不得已而後發憤懣以抒其情則又從而誓之曰所我之言有非出於中心而敢言之於口則願蒼天平已之罪而降之罰也令五帝以折中陟仲反兮戒六神與嚮服叶蒲北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此皆指天自誓之詞欲使上天命此衆神察其是非若曰司謹司盟名山大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也五帝五方之帝以五色為號者太一之佐也折中謂事理有不同執其兩端而折其中史記所謂六藝折中於夫子是也六

神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也劉對也服服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者也山川名山大川之神御侍也咎繇舜士師能明五刑者聽直聽其詞之曲直

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羣而贅之芮反肬尤忘儇許緣反媚以背佩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贅肬肉外之餘肉莊子所謂附贅懸肬是也儇輕利也媚柔佞也言盡忠以事君反為不盡忠者所擯棄視之如肉外之餘肉然吾寧忘儇媚之態以與衆違其所恃者獨待明君之知耳

言與行下孟反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息亮反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言人臣之言行既可蹤迹內情外貌又難變匿而入君日以其身親與之接宜其最察夫忠邪之辨蓋其所以驗之不在於遠也○左傳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此之謂也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

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怨耦曰仇惟思念也百萬曰兆讎謂怨之當報者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不豫言果決不猶豫也不可保言君若不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察則必為衆人所害疾猶力也與上文專惟君之語同力於君親而無私交固招禍之理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叶彌貧反言我思君意常謂羣臣莫有忠於我者則是賢近之臣皆不能致其身矣故忘己之賤貧欲自進以效其忠然其進也亦但知盡心以事君而已固不懷貳以求寵也是以視衆人之邀寵心若迷惑不知所從入之門忠何辠以遇罰兮亦非余一作吾之所志叶音之也行下孟

反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呼來反叶呼其反也咍嗤笑楚語也言無罪放逐本非臣子夙心所期望但以行不羣而至此遂為衆所笑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叶音弼也紛亂貌尤過也謇詞也釋解也沈沒也抑按也白明辯也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煩言謂煩亂之言○左傳嘖有煩言○騷經解佩纕以結言思美人曰言不可結而詒疑古者以言寄意於人必以物結而致之如結繩之為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豪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茂之忳忳徒昆反○號大呼也申重也悶煩也瞀亂

也忳忳憂貌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一作航　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杭方兩舟而並濟也通作航厲神蓋殤鬼也○左傳晉侯夢大厲祭法有泰厲公厲族厲主殺伐之神也旁輔也言夢登天而無航者其占為但有心志勞極而無輔助　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叶徒係反終危獨以離異果如始者占夢者之言君可思者臣子之義也不可恃者明暗賢否所遇有不同也衆口鑠金美金見毀衆共疑之數被燒煉至銷鑠也殆危也言初以君為可恃故被衆毀而遭危殆　懲熱羮而吹齏齎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叶音替也韲凡醯醬所和細切為韲或曰擣薑蒜辛

物為之階梯也蓋熒熱而韲冷有人歠羮而大熱其心懲艾後見冷韲猶恐其熱而吹之以喻常情既以忠直得罪即痛自懲艾過為阿曲而我今尚欲釋階而登天則是不自懲艾而猶有前日忠直之意

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

伴侶也極至也援引也言衆人見已所為皆驚駭遑遽以離心則無與已為侶者與衆人同事一君而其志不同則如同欲至於一處而各行一路誰可與相援引而俱進耶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叶呼闘反

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

中生事見左傳禮記鮌事見騷經天問篇不豫見上

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忽者易而畧之

之意人九折臂更歷方藥乃成良醫故吾於今乃知作忠造怨之語為誠然左傳三折肱為良醫亦此意矰則僧反弋機而在上兮罻尉羅張而在下叶音戶設張辟皮亦反以娛君兮顧側身而無所矰繳射鳥短矢也弋繳射也機張機以待發也罻羅掩鳥網也辟開也與闢同或云謂弩臂言讒賊之人陰設機械張布開闢傷害君之所惡以悅君意使人憂懼雖欲側身避之猶恐無其處也欲儃知然反佪以干傺兮恐卯用反重儲用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儃佪不進貌干傺謂求住也重增益也離遭也集鳥飛而下止也謂遠遁如此則又恐君得無謂女欲去我而何往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貝膺牉判以交痛兮心鬱

結而紆軫横奔失路妄行違道之譬也膺背也胖半分也禮傳夫妻胖合也言欲妄行違道則吾志已堅而不忍為通上章三者皆不可為則背膺一體而中分之其交為痛楚有不可言者擣木蘭以矯蕙兮糳即谷反申椒以為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擣春也矯猶糅也糳精細米也播種也滋見騷經糗糒也乾飯屑也春日新蔬未可食即且以此為糗而又不忘其芳香言不變素守恐情質致之不信兮故重直用反著以自明叶音芒撟居表反玆媚以私處兮願曾增思去聲而遠身叶音商〇質猶交質之質撟舉也媚愛也謂所愛之道所守之節也私處猶曰自娛也曾重也曾思所以慮微遠身所以避害

哀郢楚文王自丹陽徙江陵曰郢後九世平王城之又十世為秦所拔徙東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純不雜而有常也震動也愆過也仲春二月陰陽之中沖和之氣人民和樂之時屈原被放時適會凶荒人民離散而原亦在行中閔其流離因以自傷無所歸咎而歎皇天之不純其命不能福善禍淫相協民居使之當此和樂之時而遭離散之苦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一作晁吾以行叶户郎反遵循也江大江也夏水名或以為自江而别以通于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詩所謂江有汜也軫痛也甲日也朝旦也原自言其以甲日朝旦而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

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郢都在漢南郡江陵縣閭里門也齊揚同舉也容與徘徊也言鼓棹者亦不欲去知巳之戀戀於君也望長楸秋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楸梓也長楸所謂故國喬木使人顧望徘徊不忍去也淫淫流貌夏首夏水口也浮不進之而自流也龍門楚都南關三門一名龍門一名脩門回望不見都門則其悲愈甚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蹠叶音灼順風波而流從兮焉洋洋而為客叶康落反〇嬋媛兩見前篇眇猶遠也蹠踐也洋洋無所歸貌凌陽侯之氾孚梵反濫兮忽翺翔之焉於虔反薄博心絓畫而不解兮思蹇產而

不釋叶時苦反○凌乘也陽侯陽國之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為大波氾濫波貌薄止也絓懸也蹇産詰曲貌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時掌反洞庭而下遐嫁反江叶音工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遥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時未過夏浦也故背之回首西向以思郢也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洛兮悲江介之遺風叶孚金反○水中高者曰墳詩汝墳是也望郢都也平樂地寬博而人富饒也介間也遺風謂故家遺俗之善也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陵陽未詳淼渺漾無涯也於是

始南渡大江矣夏大屋也丘荒墟也孰誰也兩東門郢都東關有二門也蕪穢也言楚王曾不知都邑宮殿之夏屋當爲丘墟又不知兩東門亦先王所設以守國者豈可使之至於蕪穢耶懷王二十一年秦遂拔郢而楚徙陳不知在此後幾年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怡樂也憂憂相接首尾如一繼續無已也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叶七六反○考原初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秦約懷王與會原諫止之不從懷王遂死于秦頃襄王立復放屈原此云九年不復不知的在何時

外承歡之汋綽約兮諶巾林反荏稔弱而難持忠湛湛徒感反而願進兮妬被

披離而鄣章之沟約好貌諶誠也荏亦弱也湛湛重厚貌被離衆盛貌鄣壅也言小人外為諛說以奉君之歡適情態美好誠使人心意軟弱不能自持是以懷忠而願進者皆為所嫉妬而壅蔽不得進也此章形容邪佞之態最為精切讀者宜深味之則知彼佞人之所以殆又信此語與孔聖之言實相發明

堯舜之抗行下孟反兮瞭杳杳其薄博天叶鐵因反衆讒人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堯舜與賢而不與子故有不慈之名莊子云堯不慈舜不孝蓋戰國時流俗有此語也憎慍紆粉反惀力允反之脩美兮好呼報反夫扶人之忼苦朗反慨一作磕苦蓋反衆踥思葉反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慍心所緼積也思求曉知謂之惀忼慨激昂之意補曰君子之慍惀若可鄙者小人之忼慨若可喜者惟

明者能察之跛蹀行貌亦謂讒佞之人日進於前使人美而好之愈甚而無已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

曼遠意鳥飛反故鄉思舊巢也首丘謂以首枕丘而死不忘其所自生也禮曰大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巡過其故鄉又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狐死正丘首仁也忘謂忘

式救反 丘叶音欺 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其故都

抽思以篇内少歌首句二字為名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

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所矩反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慢慢音憂○秋風動容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回極浮浮未詳所謂或疑回極指天極回旋之樞軸浮浮言其運轉之速而不可常亦未知是否此下諸篇用字立語多不可解甚者令皆闕之不敢強為之說數計也惟思也蓀說見騷經蓋寓意於君也慢慢愁也言計而思之君多妄怒刑罰不中使余心憂願遥起而横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珍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去聲夫美人尤過也鎮止也矯舉也覽民之尤而察其有罪之實庶以自止其憂則又愈見其怒之不當而可憂益甚故結情於詞以告君也美人已見騷經亦寄意於君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黄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

反既有此他志叶音之○成言黄昏說見騷經言君與己始親而後疏 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叶音户 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去聲余而造怒憍矜也莊子虛憍而盛氣覽示也姱好也言君自多其能言又非實本無可怒但以惡我之故為我作怒 願承閒閑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當割反傷之憺憺徒感反閒閒暇也莊子今日宴閒察明也怛悲慘也憺憺安靜意謂欲承君之閒暇以自明而不敢然又不能自已故夷猶欲進而心復慘遂靜默而不敢言觀此則知屈原事君惓惓之意蓋極深厚豈樂以婞直犯上而取名者哉 兹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與佯同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為患音還

叶胡門反○歴猶列也詳詐也切人不媚言懇切之人不能軟媚君或未怒而衆已病之蓋惡其傷己

初吾所陳之耿古迥反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完叶胡光反○耿明貌庸何用也○左傳晉其庸可冀乎言昔吾所陳之言明白如此此豈不至今猶可覆視而何用乃亡之耶然吾非獨樂為此謇謇而不樂為順從也但以願君之德美猶可復全是以不得已而為此耳所謂尚幸君之一寤者如此其志切矣

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問而難虧三五謂三王五帝或曰三王五伯像謂肖古人之形而則其像儀謂以彼人為法而效其儀如儀禮所說國君行禮而視祝為節之類是也極至也至到也視彼像儀而必欲求到其極則遠聞而難虧

善不由

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始豉反)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此四語者明白親切不煩解說雖前聖格言不過如此不可但以詞賦讀之)

少歌曰

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叶音征)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平聲○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佹詩亦有小歌即此類也抽拔也思意也并日夜言旦暮如一也無正無與平其是非也敖倨視也)

倡曰

有鳥自南來兮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叶莊力反)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叶徒力反)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倡亦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

鳥蓋自喻屈原生於夔峽而仕於鄢郢是自南而集於漢北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秋夜方長憂不能寐故望孟夏之短夜而冀其曉也晦明若歲夜未短也一夕九逝思之切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　言初不識路後以月星而知向背然欲去而又未得者以魂雖識路而營營獨往無與俱也　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言靈魂忠信而質直不知人心之異於我故雖得歸亦無與左右而道達之者彼又安能知我之閒暇而不變所守乎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　叶音尋　兮狂顧南

行聊以娛心兮溯水淺處湍急流也逆流而上曰泝潭深淵也狂顧憂懼而驚視也自江入湖自湖入湘皆泝流而南行軫石崴隈人烏皆反嵬吾回反蹇吾願叶魚蕲反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軫石未詳超回隱進亦不可曉今姑闕之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冤瞀茂容實沛徂兮北姑地名瞀容瞀亂之意見於容貌實沛徂誠欲沛然如水之流去愁嘆苦神靈遥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叶莫悲反兮靈靈魂也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叶居后兮兮道思者且行且思也救解也

懷沙言懷抱沙石以自沈也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莫補反）傷懷永哀兮汩（越筆反）徂南土（滔滔水大貌莽莽茂盛貌汩行貌徂南土泝沅湘也）眴（與瞬同音胡絹反）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叶各頌反）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叶於草反眴目數摇動之貌杳杳深冥之貌孔甚也默無聲也紆屈也軫痛也離遭也慜憂也鞠窮也撫循也效猶覈也抑按也言撫情覈志無有過失則屈志自抑而不懼）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史作由）兮君子所鄙章畫（獲）志（史作職）墨兮前圖未改（叶音己○刓圓削也度法也替廢也言欲變心從俗而常法未廢不能遽變也易初謂變易初心也本迪未詳章明也志念也墨謂繩墨言譬之工人章明所畫之繩墨而念之不忘者亦以

前人之法度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晠巧倕垂不斵兮孰察其揆正所晠所盛美也倕書作垂性巧舜命以為共工斵所也揆度也即上章所謂畫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弟兮瞽以為無明叶音芒玄墨也幽冥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離婁古之明目者也睇眄之也瞽盲者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叶音戶鳳凰在笯音奴又女家反又音暮兮雞鶩木翔舞笯籠落也同糅女救反玉石兮一槩古代反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槩平斗斛木也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僅握瑜俞兮窮不知所示盛多也陷沒也滯留

也濟度也此言重車陷濘而不得度也在衣為懷在手為握瑾瑜美玉也不知所示人皆不識無可示者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非毀也知過千人謂之俊十人謂之傑庸廝賤之人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叶北禮反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叶于彼反○文質其文不豔也疏迂闊也內木訥也異采殊異之文采也材木中用者也朴未斲之質也委積言其多有唯所用之而世莫知之也重平聲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遌五故反與迕同兮孰知余之從容襲亦重也豐猶富足也遌逢也從容舉動自得之意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古有不並言聖賢不並時而生懲違改忿

兮抑心而自強其兩反離愍史作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過也像法也強於為善而不以憂患改其節欲其志之可為法也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言將北歸郢都而日暮不得前也於是將欲舒憂以娛哀而念人生幾何死期將至其限有不可得而越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浩浩廣大也汩流貌修長也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馬程兮匹當作正日夜無正之正意同伯樂善相馬者也程謂校量才力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錯置也言民之生莫不稟命於天而隨其氣之短長厚薄以為壽夭窮達之分固各有置之之所而不可易矣吉者

不能使之凶凶者不能使之吉也是以君子之處患難必定其心而不使為外物所動揺必廣其志而不使為細故所狹隘則無所畏懼而能安於所遇矣

曾（增）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按此四句若依史記移著上文懷質抱情之上而以下章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永余何畏懼之下文意尤通貫但史於此又再出恐是後人因校誤加也）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叶於既反）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補曰屈子以為知死之不可讓則捨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此七尺之軀哉類法也以此言為法也）

## 思美人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丑吏反）媒絶路阻兮言不可結而

詒叶音異○美人說見上篇寄意於君蹇蹇之煩冤兮也擥猶收也竚久立也眙直視也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沈菀鬱而莫達承上路阻而言陷滯不發亦以陷濘為喻也申重也今日已暮明日復旦也菀積也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亦承上章陷滯而言欲因雲致辭則雲雨不聽欲因鳥致辭則鳥飛速而又高難可當值也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致詒詒皆叶平去二聲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玄鳥致詒事見天問此因上章歸鳥難當而上感高辛之事下媿不能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叶音譌寧隱閔而壽考兮何

變易之可為馮憒懣也隱閔壽考優游卒歲也然終不能變易其初心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知直道之不可行而不能改其度雖至於車傾馬仆而猶獨懷其所由之道不肯同於衆人也勒騏驥而更駕兮造七到反父甫為我操之遷逡七旬反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旹時指嶓波冢之西隈兮與纁熏黃以為期造父善御周穆王時人操之執轡也遷猶進也逡次猶逡巡也嶓冢山名漢水所出也見禹貢纁淺絳也日將入時色纁且黃也以馬既顛故更駕駿馬使善御者操其轡逡巡而不速往但期至於荒服絕遠之地以窮日之力而自休焉蓋知世路之不可由而欲遠去以俟命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

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一作攬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莫古反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叶七古反○不及謂生不及其同時解萹匾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叶音備佩繽紛以繚了轉兮遂萎於危反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叶音替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叶尺遂反○萹薄萹蓄也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薄叢也交佩左右佩也萹蓄雜菜皆非芳草故言解去二物而以上文之茝莽備為交佩也繚繞也繽紛繚轉言佩之美然遂佩之而遠已萎絕而離異矣於是且復

優游忘憂以觀世變又樂其所得於中者以舒憤懣而無待於外則其芬芳自從中出初不借美於外物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問章郁郁盛也蒸芳氣之遠聞也此承上章芳華自中出遂言其郁郁遠蒸皆由情質誠實可保故所居雖蔽而其名聞則章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為媒兮憚褰起虔反裳而濡足內美既足恥因介紹以為先容而託以有憚登高吾不說悅兮入下吾不能叶音泥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道既不行居上處下無適而可形偃蹇而不服心耿介而使然也廣遂前畫獲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讀作疲兮願

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與畫

懷沙章畫之畫同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時謂時之政治也言往日嘗見信於君而受命以昭明時之政治也先功謂先君之功烈也嫌疑謂事有同異而可疑者也

國富強而法立兮屬燭貞臣而日娭與嬉同

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平聲○屬付也貞臣正固之臣原自謂也日娭所謂逸於得人也雖國所祕之密事皆載於其心是以或有過失猶寬而不治其罪也

心純庬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叶音悲○庬厚也泄漏也謂不敢漏其密事也讒人謂上官大夫靳尚之徒也清澂猶審察也○史記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即此事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古盛字氣志而過之虛空也惑誤疑而誤之也然猶畏之也至於欺則公肆誣罔而無所憚矣王逸曰專擅恩威握王權也欺罔戲弄若轉丸也此言得之矣過之猶所謂督過之也何貞臣之無罪兮被讒謗而見尤叶于其反慙光景

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無罪見尤懲見光景故竄身於幽隱然亦不敢不為之備也

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廱古壅字君之不昭叶音周○言沈流之後沒身絕名不足深惜但惜此讒人廱君之罪遂不昭著耳此原所以忍死而有言也其亦可悲哉

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叶音留獨鄣廱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無度弗察王逸曰上無檢柙以知下也記曰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此之謂也藪幽藪澤之幽暗也言芳草宜殖於階庭而今反使為藪澤之幽暗也恬安也言安於死亡不苟生也無由無路可行也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叶音稠

吕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叶音周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百里奚為秦繆公夫人媵百里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釋其囚與語國事大悅授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伊呂甯戚事見騷經吴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叶音周自沈流至此二十四句為一韻譬之食物俎爵而嚮其美惡也子胥事見涉江介子名推文君晉文公也文公為公子時遭驪姬之譖而出奔介子推從行道乏食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文公得國賞從行者不及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文公寤而求

之子推不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自燒而死文公遂封綿上之山號曰介山禁民樵採使奉子推祭祀以報其德又變服而哭之屐遊言其德之大也或忠信而親身切於己身謂割股也縞素白緻繒也死節兮或訑移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彼列反之一說自篇首至此為一韻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叶居得反諒聰不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得得志也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叶音備妬佳冶之芬芳兮嫫莫湖反母姣而自好耗叶虛計反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妬入以自代叶徒計反若杜若也

治妖治女態䕯母黄帝妻貌甚醜姣妖媚也西施越之美女句踐得之以獻吴王願陳情以白行下孟反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一作寃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白明也自明其行之無罪不意出於意外情冤情實與冤枉猶言曲直也列宿錯置言其光輝而明白也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叶子賜反乘氾汎泭敷以下流兮無舟當作維檝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譬同與此其無異轡馬韁銜馬勒也載乘也氾泭編竹木以渡水也既無騏驥而但乘駑馬又無轡銜與御者而自乘載既無舟航而但乘氾泭又無維檝與舟人而自為備禦其亦可謂危矣背法度而以私意自為治者與此無以異也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

叶子賜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廱君之不識音志自可佩至此十二句為一

韻不死則恐邪其淪喪而辱為臣僕故曰禍殃有再巽

子之憂蓋如此也識記也設若不盡其辭而閔默以死

則上官靳尚之徒廱君之罪誰當記之耶

其為後世君臣之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古來字服叶蒲北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域兮

后皇指楚王也嘉喜好也言楚王喜好草木之樹而橘

生其土也漢書江陵千樹橘楚地正產橘也受命不遷

記所謂橘踰淮而北為枳也舊說屈原自比

志節如橘不可移徙是也篇內意皆放此

深固難徙

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許志反叶居例反兮以其受命獨生南國

故壹志而難徙橘葉青華白紛然而可喜也曾層枝剡以冉反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叶盧干反兮曾重纍也剡利也果草木之實可食也摶圓也與團同青未熟時黃已熟時也先後雜糅文章爛然也精色內白類任道叶徒苟反兮紛墳緼氳宜修姱而不醜兮精色外色精明也內白內懷潔白也外精內白似有道也紛緼盛貌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爾指橘而言幼志言自幼而已有此志蓋具本性然也自此以下申前義以明己志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補曰凡與世遷從者皆有求也吾之志舉世莫得而傾之者無求於彼故也死而復生曰蘇閉必結反俗作閉非心自慎終不過失叶音試兮

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顧歲并謝與長友協羊里反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并謝猶永謝也歲并謝而長與友則是終身友之矣淑善也雖如離立言孤特也梗強也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去聲比伯夷置以為像兮年歲雖少亦言其本性自少而然非積習勉強也伯夷孤竹君之長子也事見史記言橘之高潔可比伯夷宜立以為像而效法之亦因以自託也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寃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音昌回風旋轉之風也亦上篇悲秋風動容之意言秋令已行微物凋隕風雖無形

而實先為之倡也世之治亂道之興廢亦由是矣

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古大反兮孰虛偽之可長因回風之有實而搖蕙遂感彭咸之志雖萬變而不可易亦以其有其實也若涉虛偽則已不能久矣

鳥獸鳴以號豪羣兮草苴七古七閭子旅反賈土加二切比鼻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一作苦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苴苦草也葺整治也荼苦菜也薺甘菜也言秋冬向寒鳥獸鳴號以求羣類則草已枯矣雖比而合之亦不能有芬芳之氣魚整治其鱗以自別異則蛟龍亦隱其文章以避之皆言時勢之不同如回風既起則蕙不得不隕其性也蓋荼薺甘苦不能同生而蘭茝雖更幽僻而能自芳亦其情之不可蓋者而非

有虛偽之飾也惟佳人之永都兮更平聲統世以自貺叶平聲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竊賦詩之所明叶音芒○佳人原自謂也都美也更歷也統世謂先世之垂統傳世也自貺謂已得續其官職也相羊浮遊貌因自言其志之高遠與浮雲齊而不能有合於世是以其志不能無感而遂賦詩以明之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增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有下字一有流字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莫半反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一作而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叶上聲傷太息之愍憐一作歎兮

氣於(烏)邑(烏合反又並如字)而不可止糺思心以為纕(襄)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糺戾也纕已見䞨經編結也膺胷也謂絡胷也光謂日光也仍因就之意言欲自悔而隨俗)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憮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叶戶郎反髣髴謂形似也蓋指君而言衽裳際也)歲曶曶(忽)其若頹兮旹亦冉冉而將至薠蘅(一作蘩)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音鼻時謂衰老之朞也節離草枯則節處斷落也比合也)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叶音留)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聊賴也)孤子

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叶胡昆反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幼而無父曰孤放棄逐也隱痛也昭明也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葛洪始加彡為影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山小而銳曰巒省想聞見所不能接而但可省記思想也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居居隘反叶居豈反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了轉而自締丈尔反又音啼繚轉自締謂繚戾回轉而自相結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為儀匹也或曰儀猶像也言己之愁思浩然廣大幽深不可為像也聲有隱而相感意其可以寤於君心也物有純而不可

為則其心已一於彼而不可變矣不可為如言疾不可為之意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邈遠也縹微細也紆縈也翩疾飛也冥冥遠去也流猶隨也淩波隨風而從彭咸又自沈之意也上高巖之峭七笑反岸兮處雌蜺五計反之標從木匹小反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倏叔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叶孚袁反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峭峻也標杪也顛頂也攄舒也捫撫也湛厚也漱蕩口也雰雰分散貌風穴風從地出之處也傾寤傾側而覺悟也嬋媛已見前大率悲感流連意也馮皮冰反崑

崙以激霧兮隱於靳反岷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磕磕古盖字兮聽波聲之洶洶音凶馮據也如馮軾之馮激霧去其昏亂之氣也隱依也如隱几之隱清江去其濁穢之流也岷與岷同在蜀郡江水所出也磕磕水石聲洶洶風水聲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迻移之焉止容容紛亂之貌軋傾壓之貌言己心煩亂無復經紀欲進則無所從欲退則無所止也漂飄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叶羽己反氾潏潏決其前後兮伴張弛矢之信期叶上聲○上三句亦皆言其反覆不定之意叛缺散之貌言其憂心雖若不能自定而其張弛進退又自不失其時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

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炎氣火氣也相仍者相因而不已也煙液者火氣鬱而為煙煙所著又凝而為液也潮海水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者也朝曰潮夕曰汐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黃棘棘刺也枉曲也以棘為策既有芒刺而又不直則馬傷深而行速舊註以為顧借神光電影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為策以求子推伯夷之故迹是也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恐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愁愁他的反○調度見驅經愁愁憂懼貌言心乎二子之調度而不忍去刻為二子之明志而無他適往昔所冀謂猶欲有為於時來者愁愁謂時赴水而死也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

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子胥事見前篇適便安也莊子曰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沉於河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任負也石或謂百二十斤也補引文選江賦註任石即懷沙也其說傚近

九歌晦菴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蠻荊陋俗詞既鄙俚而其陰陽人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荒淫之雜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眷戀不忘之意是以其言雖若不能無嫌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愚按九歌十一章如東皇大一

雲中君湘君湘夫人少司命山鬼六篇已入選中矣尚有大司命而下五篇未選今補此

屈原

大司命　晦菴曰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曰司命又文昌宮第四亦曰司命故有兩司命○迂齋樓氏曰原非徼福於司命也所謂順受其正者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　叶除旬反○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廣開為神將降也吾主祭者自稱也大司命陽神而尊故但為主祭者之詞乘玄雲者知神將降而往迎之飄風回風也涷雨暴雨也灑塵清道也　君回翔兮

以下踰空桑兮從女與汝同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叶音與○君與女皆稱神君尊而汝親也回翔盤旋也空桑山名總總衆貌予者贊神而為其自謂之稱也言見神既降則遂往從之因莫其威權之盛曰九州人民之衆如此何其壽夭之命皆在於己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阬岡○乘猶乘車清氣謂輕清之氣御猶御馬陰陽則萬物清濁變化而言齊速整齊而疾速也導本引也帝天帝也之適也阬與岡同謂山脊也九阬者周禮職方氏九州之山鎮曰會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無閭霍山恒山也此言己得從明神登天極奉至尊而周遊宇內靈衣兮被被披玉佩兮陸離一陰兮一陽衆莫知兮余所為被被長貌一陰一陽言其變化循環

無有窮已也

折疏麻兮瑶華叶芬無反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疏麻神麻也極窮也寖漸也疏遠也此以神既去而思之如雲中君

辛章之意

乘龍兮轔轔高駝兮沖天叶鐵因反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去聲兮愁人轔轔車聲與詩有車鄰鄰字同言既去而不留使己延望而怨思

愁人兮柰何叶音奚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丁浪反孰離合兮可為無虧保志守行無損闕也又言人受命而生貧富貴賤各有所當或離或合神實司之非人之所能為也因祀司命發此意則原順受其正者嚴矣

東君

按此曰神也禮曰天子朝日於東門之外又曰王宫祭日也漢志亦有東君〇

迂齋樓氏曰此
即迎日之祭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叶音芒○暾溫和而明盛也吾主祭者自稱也檻楯也言吾見日出東方照我檻楯光自扶桑而來即乘馬以迎之而夜既明

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叶胡威反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輈車轅也龍形曲似之故以為轅雷氣轉似輪故以為車輪言乘此車以往迎日入以騁登高遠而低佪顧懷遂見下方所陳鐘鼓竽瑟聲音之美靈巫會舞容色之盛足以娛悅觀者使之安肆喜樂久而忘歸如下文所云

緪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鷈池兮吹竽思靈

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與翻同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叶音即靈之來兮蔽日縆張急絃也文鼓擊鼓也周禮有鍾笙之樂註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鍾與簫聲相應之鍾與簴縣鍾磬之木瑤簴以美玉為飾䶵竽樂器名䶵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橫吹之靈保神巫也翾小飛輕揚貌曾舉也又翥飛也言巫舞工巧翾然若翠鳥之舉展詩猶陳詩會舞猶合舞律謂十二律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也作樂者以律和五聲之高下節謂其始終先後疏數疾徐之節靈來蔽日言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叶胡剛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

東行叶胡剛反○青衣白裳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天狼星名晉志狼一星在東井南為野將主侵掠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淪沒也降下也言日下而入太陰之中也北斗七星在紫宮南其杓所建周於十二辰之舍以定十有二月斟酌元氣運平四時者也詩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援持也杳深也冥幽也言日下太陰不見其光杳杳冥冥東行而復上出也

## 河伯

舊說以為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考今闕之大率謂黃河之神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叶丑知反○此亦為女巫之詞汝指河伯也河為四瀆長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也禹治河至兖州分為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

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衝隧也螭如龍而黄無角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叶虛韋反○崑崙山名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寤覺也懷思也魚鱗屋兮龍堂叶音同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龍堂以龍鱗為堂乘白黿兮逐文魚叶上聲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叶音戶大鼈為黿逐從也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媵予子謂河伯交手者古人將別則相執手以見不忍相遠之意晉宋間猶如此東行順流而東也美人與予皆巫自謂也媵送也既已別矣而波猶來迎魚猶來送是其眷眷之無已也三閭大

天豈至是而始

唉君恩之薄乎

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 叶音西 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叶音詢 戈平頭戟也犀甲以犀皮為鎧考工記犀甲壽百年錯交也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迫輪轂相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矢交墜士爭先謂兩軍相射流矢交墜壯夫奮怒而爭先

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 桴 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 叶上與反 ○凌犯也

躐踐也殪死也援枹擊鼓言志愈厲氣益盛也懟怨也嚴威也嚴殺猶言鏖戰痛殺也棄原壄骸骨棄於原壄言已適值天之怨怒故衆皆見殺不得葬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劒兮挾秦弓叶音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淩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叶音形○平原忽兮路超遠言身棄平原神欲歸而去家遠也帶劒挾弓猶不舍武也懲創艾也雖死而心不悔也魂魄死者之神靈蓋魂神而魄靈魂氣而魄精魂陽而魄陰魂動而魄靜生則魂載其魄魄檢其魂死則魂遊散而歸于天魄淪墜而歸于地也毅為鬼雄者毅然為百鬼之雄傑

禮魂禮一作祀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

成禮兮會鼓傳芭卜加反兮代舞姱户女倡兮容與會鼓急疾擊鼓也芭與葩同巫所持之香草也代更也持以舞訖復傳與人更用之也姱好也女倡女子為倡優也容與有態度也春蘭兮秋鞠長無絶兮終古春祠以蘭秋祠以鞠即所傳之葩也

文選補遺卷二十八